

大宋的事 大宋的人

张金良◎著

北宋卷

文化的空前繁荣，军事的节节败退，充满矛盾的王朝
一千多年前的荣辱，一千多年前的是非
全因那些人儿，全在那些事儿

大宋的事
大宋的人

张金良著

[北宋卷]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的人 大宋的事·北宋卷/张金良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24-08077-3

I. 大... II. 张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北宋—通俗读物 IV. 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1993 号

大宋的人 大宋的事

作 者 张金良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 (010)88203378

印 刷 大厂书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18.75 印张 1 插页 30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8077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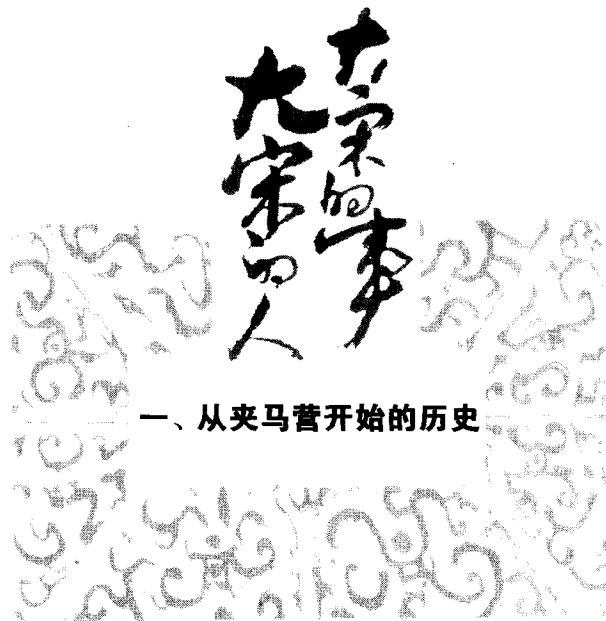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4.80 元

大宋四人

— 目 录 —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从夹马营开始的历史 | 1 | | |
| 不寻常的夜晚 | 1 | | |
| 小巷少年 | 3 | | |
| 再次遭遇兵乱 | 5 | | |
| 浪迹江湖的两年 | 7 | | |
| 庙里的故事 | 10 | | |
| 赵匡胤的“大学生活” | 12 | | |
| 铁血名将路 | 15 | 北方的诱惑 | 66 |
| 搭上台子好唱戏 | 18 | 大辽的崛起之路 | 70 |
| 血战军功 | 20 | 击灭北汉之战 | 75 |
| | | 光荣在幽州城下破灭 | 78 |
| | | 复仇之战 | 83 |
| 二、新王朝的成长史 | 26 | 由武到文的彻底转变 | 87 |
| 一代豪杰天子的黄昏 | 26 | 宋太宗这个人 | 90 |
| 陈桥驿的黎明 | 29 | | |
| 捍卫“胜利果实” | 33 | | |
| 挺进到长江以南 | 37 | 四、和约，注定了的道路 | 95 |
| 统一南方 | 41 | “听天由命”的皇帝 | 95 |
| 根除心腹大患 | 45 | 来自北方的压力 | 99 |
| 走上文治时代 | 49 | 梳理国家 | 103 |
| 神经过敏的后遗症 | 52 | 南巡的争论 | 107 |
| 以“仁”为本的治国方略 | 56 | 犯了兵家的大忌 | 110 |
| | | 那支神奇的弩箭 | 112 |
| | | 从暗通款曲到明面的讨价还价 | 115 |
| 三、无法战胜的强邻 | 61 | 兴冲冲的曹利用 | 118 |
| 残山剩水入囊中 | 61 | 宿命在这一瞬定格 | 122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五、荒唐的心理战 | 125 | 究竟该谁哭 | 219 |
| 从打击政敌开始 | 125 | | |
| 宋真宗的心事 | 129 | | |
| “天书”出炉始末 | 133 | 八、是变法还是人性的悲剧? | 221 |
| 浩浩荡荡上泰山 | 137 | 富裕的穷困朝廷 | 221 |
| 说说“五鬼” | 143 | 淡泊奇才“误入红尘” | 224 |
| 谁从中捞到了好处 | 147 | 以利为先的改革 | 228 |
| 专权的刘皇后 | 150 | 惹起了一窝马蜂 | 232 |
| 刘太后的余波 | 155 | 争论的开始与变质 | 235 |
| | | 无所不用其极的争斗 | 238 |
| | | 明日黄花王安石 | 241 |
| 六、狼烟四起的西线 | 161 | | |
| 寻找党项的足迹 | 161 | | |
| 战和之路 | 164 | 九、党同伐异时代的降临 | 246 |
| 西北狼元昊 | 171 | 意气用事的司马光 | 246 |
|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 | 175 | 分崩离析的阵营 | 251 |
| 一败三川口 | 180 | 落花流水的“新党” | 256 |
| 二败好水川 | 185 | 新一轮淘汰赛开始了 | 261 |
| 三败定川寨 | 188 | 政坛“刺客”章惇 | 265 |
| 再次用金钱铺路 | 192 | | |
| | | 十、宣和,一个黄金时代的结尾 | 270 |
| 七、无可奈何的新政 | 197 | | |
| 内忧和外患 | 197 | 有争议的继承者 | 270 |
| 没落时代的苦孩子上场了 | 202 | 中途拐了个弯儿 | 273 |
| 无奈的“三光” | 206 | “官样子”蔡京和“六贼” | 277 |
| 镇守西疆 | 209 | 风流倜傥的艺术家 | 280 |
| 范仲淹的思路 | 212 | 皇帝成了道教的掌门人 | 283 |
| 意料之中的猛烈攻击 | 216 | 东南变乱与海上之盟 | 285 |
| | | 风雨飘摇东京城 | 290 |



一、从夹马营开始的历史

不寻常的夜晚

后唐天成二年(927)二月十六日的夜半，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。

据说，在他降生时有种种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，首先是有红光笼罩宅院，屋内一片光明，还有就是胞衣形状奇特，像一朵大荷花的花蕾，而且异香缭绕，居然三日不散！

就是因为体有异香，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个乳名叫“香孩儿”，他家后院的应天禅院被后来的宋人叫做“香孩儿营”，也算是最早的名人效应吧。

赵家应该算是世代簪缨的官宦世家，赵香孩的高祖赵朓是唐朝的幽都令；曾祖赵珽，是唐朝的御史中丞；祖父赵敬，任过涿州刺史；老爸赵弘殷在后唐任飞捷指挥使，是一个中级禁军头目。所以尽管当时是乱世，赵家的生活还算殷实，由于不缺少营养，赵匡胤从小就发育得身强体壮，且聪慧过人。

此时是五代乱世难得的一段安稳时期，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，他采取“休兵息民”

的政策，中原战乱暂时平息。这对香孩来说是个大好事，使他在最柔弱的童年有一个相对安稳的成长环境，假如那时炮火连天，他会不会夭折谁都不敢打包票。

都说“乱世出英雄”，其实乱世的英雄是以成本极大的高淘汰率筛选出来的，那些被淘汰夭折的，谁又敢说其中没有治世之才呢？

乱世人命不值钱，既然有了这个难得的安定时期，饱尝刀头上讨饭吃难处的赵弘殷，希望香孩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出路，不再靠冲冲杀杀过日子。因此，赵弘殷给香孩聘请了一位先生，开始教他四书五经等文章。

这位老先生就是住在夹马营前的陈学究，陈老先生靠设帐授徒为生，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头活得也是挺不容易的，可这位老先生的脾气还挺倔，见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要说说。赵匡胤出身于官宦之家，虽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，但他的那个哥哥早年夭折，父母自然对他宠爱有加，难免就有些纨绔子弟的做派，争强好胜，“不容人过”，陈老先生不讲究什么家庭背景，时不时地训训他，弄得赵匡胤心里很不痛快，也就为这位皇帝启蒙老师后来很是有些凄凉的下场埋下了伏笔。

赵匡胤是聪慧的，书读得还算不错——也仅仅就是不错而已，他最喜欢的是舞刀弄枪，只要放学了，他就率领街市上的孩童，操演排兵布阵、攻城掠地的游戏。赵匡胤似乎生来就有军事天赋，居然把这群顽童调教得像模像样，他自己也自然成了夹马营一带的孩子王。

小时的赵匡胤，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夹马营里那些和父亲一样当兵的叔叔大爷，就是他的未来。也难怪他，在纷乱五代，能成为一名谁也不敢小瞧的军校，自然是赵匡胤他们这些“军中子弟”最现实的选择。

可是这种竹马木刀游戏玩了不到几年，赵匡胤就看到了真的长枪大戟。

采取“休兵息民”政策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，争夺帝位的混战就开始了，愍帝上台不久，明宗的养子、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就把他赶下了龙椅，自己当上了皇帝，可他的屁股还没坐热，又被明宗的女婿、河东节度使石敬瑭，勾结契丹打进洛阳，身死国灭。

为了当皇帝，石敬瑭忍痛大出血，不仅把幽云十六州奉给了契丹，还老着脸认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干爸爸。在耶律德光的帮助下，石敬瑭在后唐的废墟上建立了后晋，当起了“儿皇帝”。这个皇帝当得实在是有些不光彩，就连石敬瑭的很多手下也觉得不齿，可是石皇帝却不以为然。

这场动乱就是在洛阳发生的，夹马营也难免受到了波及，传说赵匡胤的母亲杜氏用篮子挑着匡胤和光义逃避战乱，被陈抟看见，陈抟老神仙很风雅地吟了两句：“莫道当今无天子，都将天子上担挑。”可我宁愿相信，当年“香孩儿”在晃晃悠悠的担子里，整个儿就是一小难民的样子。

虚幻的和平被打碎了，小小年纪的赵匡胤见到了血腥的杀戮，或许他还不明白那些大人为什么把别人杀死，但他朦胧地懂得：兵乱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苦难。

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，幼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，这次战乱逃难，在赵匡胤的潜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或许后来在他举兵起事、竭力阻止杀掠的时候，他的心头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童年时经历的战乱苦难。

小巷少年

后晋灭了后唐，把都城由洛阳迁到了汴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赵匡胤的老爸赵弘殷又成了后晋的官员，举家随着新主人搬迁到了新都，住进东城新曹门里的寿昌坊巷内。后来寿昌坊这条小巷因为走出了赵匡胤、赵匡义两位皇帝，便改名为“双龙巷”。

到汴梁几年后，赵匡胤已经出落成健壮少年，此时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练习武艺上，整天就是走马射箭、舞刀弄枪。他老爸赵弘殷经常出征没有时间管他，就是妈妈杜氏唠叨着让他读书，赵匡胤却另有一番道理：“太平时的天下需要文，战乱的时代需要武。眼下是刀兵四起，孩儿愿意把武艺练精通了，日后有机会好去安邦定国。”

杜氏夫人后来对他走马射箭不再严厉管束，颇有些最时髦的“鼓励孩子自由发展个性”的意思。想想也是，假如杜氏夫人像现在有些家长那样，天天看着他去死命读书，有点时间还得练书法、钢琴（那时没有，可有古筝什么的）……估计顶多造就出一个会几样“手艺”的书生，而不会造就叱咤风云的宋太祖。



宋宣祖赵弘殷（太祖太宗之父）像

不过,这个任务后来终于被宋徽宗赵佶完成了,可这个“艺术家”皇帝把天下弄成什么样子是有目共睹的。

没有了老妈的啰嗦,赵匡胤从此就专心习武,也许是遗传基因的关系,他在习武方面还真有天分,很快就练得弓马娴熟,武艺出众,为后来沙场搏命、步步晋升积攒下了本钱。

有人说赵匡胤步步高升是因为他作战勇敢。是的,勇敢是必须的,但在那个真刀实枪,红着眼睛愣往身上招呼的冷兵器年代,只有勇而武功不行,估计冲上去也是送死,从后来“一根杆棒等身齐,打得四百座军州都姓赵”的赫赫战功来看,他的武艺肯定不是半瓶子醋。

赵匡胤练了满身的本事,就等待机会了。

历史是个好老师,它无声地用事实教会我们很多东西,有人说本事和机会都是木棍,本事是短木棍,而机会是长木棍,它们结合起来就是攀上成功之巅的梯子。

机会不是常有的,尽管乱世里的机会比平常的日子多得多。

就这样在等待机会中几年悄悄地过去了,“香孩儿”长成了小伙子,一张紫红色的四方大脸,魁梧的身材,颇有些英武之气。再加上他曾凭借着矫健的身手,惊险万分地制服了疯狂的烈马,居然头撞城门没有受伤,在汴梁城有了一些名声。

名声这个东西很奇怪,它什么也不是,可又似乎什么也离不开它。赵匡胤名声在外,自然就吸引了一批走马斗鸡的强梁少年,都来尊崇他为老大,这其中就有韩令坤和慕容延钊,后来他们都成为大宋朝的重要武将,可以说赵匡胤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政治资本的积累,尽管他不知道这对他以后会有多么重要。

人脉是所有成功都必须具备的,没有人脉的光杆司令能成什么大事?赵匡胤独立、敢做敢当的气质使他有了当领袖的资格,但是只有领袖气质不行,还得有笼络人心的手腕,当时小青年赵匡胤的两大爱好无意中帮了他的忙,这两大爱好是赌博和打架。

赵匡胤虽然喜欢赌博,但他的赌品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,他是赢了钱拿走,输了从不给钱,拍拍屁股就走人,要是有人想阻拦,那好,咱们先打一架再说。

在那个强横者生存的年代,赵匡胤有这样的表现也不足为奇,但他重义轻财,赢来(或抢来的)钱财都是和哥们喝酒了,有钱大家花,绝不小家子气。除了很有器量、

能够容人，赵匡胤绝对讲义气，处处维护自己的兄弟，为了哥们不惜和别人武力相见，所以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他。

这群小哥们的行爲很有些不良少年的意味，不是骑着马在街市中呼啸而过，就是聚在居民区里踢足球（宋代那时叫蹴鞠），要不就是聚众赌博或去野外较量武艺和箭法，捎带着弄回几只飞禽走兽，当作下酒的菜肴。

这伙小弟兄们在乱世里自己找乐子，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那种吹嘘“天生圣人”的文字，都是后来御用文人编出来的屁话，当真不得的。

假如生活就这样下去，没有什么改变的话，赵匡胤或者会成为无赖头子、地痞大哥（他还真有这个潜质）。但是历史不能假设，在五代那个今天晚上脱裤子睡觉时还是人，明天早起穿衣服时可能就是皇帝或者成了鬼魂的年代，每个人都无法预见自己的生活会怎么样。

不久以后，一场天下大乱，将赵匡胤抛到了江湖上，成为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。

只有在那苍茫大地上，赵匡胤才真正了解了什么是“江湖”，什么是做人的追求，世界之大绝不是汴梁所能包容的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真正见其大。

再次遭遇兵乱

世道虽乱，可生活还要继续，尽管乱世里的生活是那样地艰辛。

那时的生活用“朝不保夕”来形容最是贴切，频繁的改朝换代、屡见不鲜的兵连祸结，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，悲惨境遇就像明人沈明臣所作《凯歌》一样，可谓是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。不生活在那个年代，就无法真正地理解什么是“生灵涂炭”。

古人说：“五代不仁之极也！”赵家虽是官宦，也就只比普通百姓强上一线。首先是十几年间朝代已经两度更迭，赵匡胤那勇悍的老爸被新君冷落，也难怪，一朝君子一朝臣嘛。虽说不至于被“开除公职”，可也就是个闲职，什么油水也捞不到，只好干巴巴地吃那一点俸禄。

还有就是又添丁进口了，除了光义，赵匡胤又有了一个弟弟。平日里添丁进口是喜庆的事，可在乱世里，特别是已经显露窘态的赵家，就意味着多了张吃饭的嘴。吃饭，可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



宋宣祖后（太祖太宗之母）像

再就是赵匡胤在十八岁那年，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，娶了贺景思将军的女儿做妻室，开始了自己的小日子。

虽说时事艰难，但赵家在能干的杜氏夫人的操持下，还不至于揭不开锅，但生活质量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，赵匡胤开始思索以后该怎么办。

还没等他想出好办法来，祸乱又一次降临，而且这次祸乱几乎将赵家变成了“贫下中农”。

这次的祸乱来自北方的强悍民族——契丹。

后晋高祖石敬瑭，对契丹毕恭毕敬，除了年年送去岁币，还进献奇珍异宝，生怕引起辽国的不满意，就连辽国的训斥都唯唯诺诺，皇帝当到了这个分儿上，也真就没啥意思了，看来依仗别人确实不是什么好主意。

可就是这样，怕事还就是来事，生活在雁门关以北地区的吐谷浑一部不堪忍受契丹的欺压，拔腿溜到了后晋，弃暗投明了。这下契丹可恼火了，接连责备后晋。

石敬瑭生气窝火又害怕，竟一病不起，驾返西方了。继位的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，契丹可不干了，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两国在政治关系上是平起平坐了，耶律德光马上动用武力，要打这个“孙子”。

两军一交手，耶律德光发现“孙子”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差劲儿，居然和自己互有胜负，还有一次将“爷爷”打得孤身一人，骑着匹骆驼狼狈而逃。

但耶律德光手中有“帝中国”这张王牌，北面行营招讨使杜威想效仿石敬瑭，便投降了契丹，后晋的形势急转直下。相州节度使张彦泽也趁火打劫，投向了契丹，并率两千人充当先锋，攻进了汴梁。

在五代时期，凡有兵乱都要大肆抢劫一番，谓之“夯市”，张彦泽也不例外，纵兵大掠汴梁，赵家被劫掠一空。这还不算完，契丹兵“打草谷”又打到了赵家，连番掠夺过后，赵家财物全无，进门一看，简直比水洗的还干净。

赵匡胤当时保护着家小逃难去了，等安定下来，回到家看到的只有空荡荡的房子，和遍地狼藉的破烂（就是好东西，在乱兵的手中也会变得破烂不堪），他的心中除了愤怒、不平、屈辱，还有深深的疑问：难道这个世道要这么永远动荡下去吗？

当时的他只有二十岁，还无法去回答这个事关中国历史大循环的问题，可眼下的现实是一家人要吃饭、要生活！

赵匡胤作为家里的长子（虽然排行在二，但实际上他就是长子），三弟光义、四弟光美还小，自己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

在汴梁没有什么机会了，赵匡胤决定要出去闯一闯，毕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机会也要多一些。于是，在兵乱的第二年，他告别了母亲和妻子，走上了前途莫测的江湖路。

历史和社会的苦难，也是每个人的苦难，这个苦难逼迫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来适应生活的压力，求得哪怕是最艰难的存活。

从汴梁城的强梁少年到江湖浪客，赵匡胤的生活彻底转向，他将开始融入到这个莽莽苍苍的世界，将认识许多过去不认识的人，了解许多过去不了解的事。

他的眼界将会开阔，对人情的丑恶，世态的炎凉，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，而这一切都是苦难赐给他的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应该感谢苦难。

苦难，是人生最好的导师。

浪迹江湖的两年

赵匡胤在刚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会有多么的艰难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凭自己的一身本事，谋得个一官半职来养家糊口。

他先是西行到了陕西和甘肃，但“西线无战事”，他一无所获，只留下了“赌棋输华山”和“千里送京娘”的传说。无奈之下，他取道汉水，折向东行。

这期间，赵匡胤盘缠用尽，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，一次饿得实在难受，竟把一个路边小庙种的数畦莴苣吃个精光。闻讯而来的老僧，面对这个不告而食的大汉，也只有摇头叹息而已。

当面对老僧那无可奈何的目光时，赵匡胤感觉到所有的尊严都被剥夺一空，自己再也不是那个锦衣华服的公子，竟沦落到连乞丐都不如的“偷嘴贼”！

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发达富贵。为了找回自尊，就要放弃自尊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

这是赵匡胤心灵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转变，生计的逼迫使他选择了现实之路，毕竟，生存超过了一切。

他决心去投靠父亲的老战友，在他们的帮助下走上仕途。赵匡胤先来到了湖北复州（今湖北天门），那里的防御使（由刺史兼任的州军事长官）王彦超是老爸的朋友，怎么也会给点儿面子。谁知等他一路奔波、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王大人面前的时候，却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“冷漠”二字。

王大人见到落魄潦倒的赵匡胤，再想想已经坐了冷板凳的赵弘殷，根本不提给赵匡胤安排工作的事，管上几顿饱饭后，给钱数千（就是几千个铜子），就把千里来投的赵匡胤礼送出境了。

手里有了钱，赵匡胤便又动起了心思，他要到赌场里去搏个“快速致富”，不能赢个万贯家财，能赢来个小康也是好的。当然，也有输的可能，但自古就是富贵险中求嘛。

这天，他来到了原州潘原县，正巧路边就有一个赌场，赵匡胤便走了进去。赌台上赵匡胤把家底都押上了，应了哀兵必胜这句话，赵匡胤如有神助，精于赌术的他赔小杀大，大杀八方，赢了一大堆的制钱和碎银。

这就是赵匡胤的性格，看准了就会放手一搏，在他以后的道路上也是屡屡如此。

眼看小康的目标就要达到了，赵匡胤想收手不赌了，谁知那些赌徒的赌品和他一个样，想拿钱走？门都没有！赵匡胤哪会听他们的，口角之余便拳脚相见，赌徒们一拥而上，应验了“蚂蚁多了咬死象”这句话，尽管赵匡胤武艺高强，可一来对方人多势众，二来长途奔波，体力不支，被众人按在地上一顿臭揍，抢光了所有的钱财后，众赌徒作鸟兽散，缓过气来的赵匡胤只好咬了咬牙，走了。

看来投机这条路是走不通了，不仅不通，还留下了奇耻大辱，赵匡胤登基以后还念念不忘，要不是臣子劝谏，他真会把潘原县整县人都给迁发了。

在多方探索无果之后，赵匡胤只好又去投奔他人。这次他投靠的是随州（今湖北随县）刺史董宗本。董宗本倒不像王彦超那么势利眼儿，还顾及和赵弘殷同殿当臣的面子，给赵匡胤安排了个吃粮不管事的职位。

漂泊流浪很久了的赵匡胤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，他很感激董宗本，也想一展身手，立些功劳，来报答董宗本的收留之恩。谁知他的表现，惹得一个人不高兴起来，这个人就是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。

董遵诲见赵匡胤谈吐不凡，武艺超人，武艺高强，觉得自己平白无故地就矮了三寸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对待比自己强的人的态度有两种，一种是，你强，我要比你还强；另一种就是，你不是强吗，那我就打击陷害穿小鞋，让你强不起来。不幸的是，董遵诲正是后一种人。

妒火中烧的董遵诲，开始找赵匡胤的茬儿，经常无中生有地刁难赵匡胤。一开始赵匡胤也没往心里去，可是天长日久就看明白了董遵诲的心思。一次，在讨论如何用兵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意见又不一样了，董遵诲被赵匡胤驳得哑口无言。本来心中就有邪火，再丢了面子，董遵诲脸红一阵白一阵之后，说了句“赵公子果然不凡，可怎么还要寄人篱下”，说完甩袖子走了。

赵匡胤性格具有两重性，既宽厚又暴躁，这两种极端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，在年轻时，暴躁还是占了主要的方面。那时他因为脾气暴躁，经常打架，给家里惹了不少的祸。

这次董遵诲的话使赵匡胤忍受不下去了，他又冲动起来，想追过去揪住董遵诲教训他一顿。但江湖上流浪的经历使他克制住马上就要爆发的脾气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也转身走了。

赵匡胤很快就向董宗本告别。安定虽好，但要付出忍气吞声的代价，却是他不能忍受的。看来赵匡胤对现实的屈服是有一定限度的，那就是不能以损及自己的人格尊严为底线。

这也是赵匡胤之所以成功的奥秘——对现实完全屈服投降的是庸人，对现实完全叛逆抗拒的是狂人，与现实有原则的合作，合作中又坚持原则的才是明智的人。

赵匡胤觉得投靠亲友这条路也不行了，他感觉天地之大，竟没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处，他顿生苍茫大地竟无立足之地的迷茫。

谁都不希望自己到处碰壁，赵匡胤也不例外，但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关键就是如何看待碰壁这件事。

碰壁是痛苦的，但在痛苦中却可以学到顺利中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，有的人被痛

苦击倒，有的人却将痛苦当成了最好的老师，赵匡胤恰恰是后者。

庙里的故事

上天想让谁灭亡，就先让谁疯狂；上天想让谁伟大，就先让谁受苦。

赵匡胤的苦很快就要受到头了。

离开了随州，赵匡胤好像再也找不到方向了，就在湖北的地界里信马由缰地走着，此时他已经在江湖上浪迹了两年，痛苦的磨炼，已经让他变得心机深沉，对世态人情都有了深刻的理解。

他好像破茧化蝶的蝴蝶，从汴梁城剽悍的强梁少年，成长为智勇双全的青年。

尽管他的心智已经今非昔比，但生计问题还是时时在困扰着他。在漫无目的的流浪中，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（今湖北襄樊市），决定他一生的机缘终于到来。

在襄阳，长途跋涉后的赵匡胤已经身无分文，他在此又无亲无友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不得不来到一座庙宇，向和尚们找点儿吃的（看来赵匡胤真的很有和尚缘）。

寺里的住持和尚虽是方外之人，却和一般的出家人不同，没有念经念佛做祖、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对天下大势看得十分明白，也研究得很是透彻。他见赵匡胤虽然满面风尘、衣着平常，却面方耳大、仪表堂堂、声音洪亮、谈吐不凡，便为其指点了一条明路——北上，在北方他才会有自己的机遇。

老和尚不光给赵匡胤指点了行动的方向，还给了他足够的盘缠，又送了一头毛驴给他代步。这位老和尚颇有豪侠之气，料想年轻之时也必是有过不平常的经历，可惜的是史无详载。

赵匡胤跨进庙门，是为填饱肚皮而来；走出庙门，是为实现梦想而去（从后面的占卜来看，他的梦想未免小了点儿）。

得到资助的赵匡胤骑驴北上，在那里，历经了两年多世态炎凉磨炼的他，将会一飞冲天，不可遏止。

北方在等待他，北方在呼唤他。

北上的路途是崎岖的，赵匡胤在焦灼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小毛驴却只是不紧不慢地前行。经过数日奔波，赵匡胤来到了商丘，在林荫下的小酒铺里喝了点儿酒，酒

足饭饱后他打算喘口气，休息一会儿，就牵着驴顺着道慢慢向前走，想找个舒服点儿的地方躺下舒展舒展困乏的身体。

转过一个弯后，赵匡胤看见路旁闪出一座神庙，走到近前，看到门上匾额上写着“高辛庙”。“高辛”就是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喾，他“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”。十五岁时，因辅佐颛顼帝有功，被封于高辛（今商丘市南高辛）。三十岁时，代颛顼为帝，都于亳。因他兴起于高辛，史称“高辛氏”。

赵匡胤面对上古大帝的神庙，想到自己的颠沛流离，忽然悲从中来，就想进庙去求神问卜，占卜一下自己的前程。

人在走投无路或极度彷徨的时候，往往会寻求一种超自然力量来支撑自己的信念，赵匡胤也不能免俗。

进了神庙，赵匡胤看到在香案上摆着占卜用的梧筴，占卜时以两个梧筴一仰一俯为吉利的“圣筴”。赵匡胤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北上会有个什么结果，祈祷一番后，说：“如果我这次能当上个小校，就出现圣筴。”结果没有遂他的心愿。

赵匡胤叹了一口气，难道自己连当个小校的福气也没有？他不甘心，就往大了说，一直到了节度使，“圣筴”都没有出现，最后把他逼急了，说：“没有比节度使再大的官了，莫非上天是想让我做皇帝吗？”说罢，顺手把梧筴扔了出去，谁知竟是个“圣筴”！

赵匡胤顿时呆住了。

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有九五之尊的份儿，他的要求不过是当个校官，如果混得好，一步步升到和老爸一样的中级军职就知足了，节度使在他看来都是遥不可及的，现在上天竟然说他会当上皇帝！

从此，赵匡胤心中有了个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的秘密。

这个秘密不断地在刺激他。虽然无法和别人说，但在深夜醒来，他一定经常问自己：这会是真的吗？

也许是偶然，也许冥冥中真的有那么个不可捉摸的天意，~~那时~~后汉高祖刘知远驾崩，隐帝刘承祐刚刚即位，镇守河中的李守贞便和永兴、凤翔两镇结盟，自己当了三镇盟主，宣布“独立”了，李守贞自称“梁王”。隐帝便命“托孤”之臣~~赵密~~副使郭威前去平叛。

郭威被特任招慰安抚使领兵西征，后汉的西部各军统归其节制，他立即招兵买

马，扩充自己的实力。没有着落的赵匡胤此时恰逢机会，就投身行伍，加入了郭威的队伍。郭威虽然出身贫寒，却胸有雄才大略，他见赵匡胤武艺非凡，还是同僚之子，就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名亲兵。

别小看了亲兵，虽然地位低微，但赵匡胤这次是跟对了人，郭威绝非王彦超、董宗本之流可比，如果赵匡胤留在了王彦超或董宗本处，无非像他自己梦想的那样，做个校官而已。但郭威却是开创后周的一代雄主，赵匡胤在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。

郭威时时刻刻在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赵匡胤，赵匡胤也有样学样，积累起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。

这是后汉乾祐元年(948)，让我们记住，就在这年，二十二岁的赵匡胤找到了通天的大道。

江山社稷的大门，由此向他打开。

赵匡胤的“大学生活”

有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。的确，这所大学是世界上学问最高深的学府，但要在这所大学毕业，就必须找到好的教员。

赵匡胤很幸运，因为他找到了当时最好的教员郭威。

可以说，没有后周太祖郭威，就没有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。

两年的颠沛流离，锻炼了赵匡胤的机智和忍耐，现在他要学习的是沙场用兵和政坛夺权的艺术。

郭威指挥的平叛战斗很快就打响了。在平定河东的战役里，赵匡胤的武艺第一次用在了合理合法杀人的战场上，他大开杀戒，积累下了许多军功，但还是没有被提拔，仍然是一名亲兵。郭威则因为平定李守贞，以枢密使身份加邺都(今河北大名)留守、天德军节度使，名声和权势更盛。



郭威